

---

---

# 評來國龍《幽冥之旅：楚地宗教的考古學研究》<sup>1</sup>

Lai, Guolong. *Excavating the Afterlife: The Archaeology of Early Chinese Religion*. Seattle and London: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2015. Pp. xi+320.

方破 (Paul FISCHER)

西肯塔基大學哲學與宗教系

郭倩夢譯

---

---

書評

在這本新書中，來國龍以扎實的論證，闡明了一種對於中國早期墓葬的新認識，同時亦十分到位地介紹了早期中國研究中考古學和藝術史的交匯領域。本書開篇便已揭示其論述的核心主張：「墓穴是一座橋樑，是死後幽冥（afterlife）旅途中的驛站，亦是關於死後世界諸多既定概念的具象呈現。」（頁1）通覽全書，來國龍將這一主張與其他對立的觀點進行了對比，並透過舉證，以鞏固其論點，當中大部分證據來自最新的資料。正是在搜集了這些

---

<sup>1</sup> 原作名為 *Excavating the Afterlife: The Archaeology of Early Chinese Religion*，而此處中譯名依作者意願將 Early Chinese 譯成「楚地」，而非早期中國。

證據的廣大背景下，來國龍能夠清晰地闡明他更宏大的目標：「本書旨在界定這些〔由墓葬物品證明的〕宗教活動之性質，並對自戰國時期至秦漢時期不斷變化的宗教信仰和儀式實踐，進行綜合說明。」（頁 11）因此，讀者不但可以參酌本書對於中國早期墓葬建造方面的具體論述，另一方面亦可受益於本書對新近考古發現的廣泛考查，了解它們會如何塑造我們對中國早期思想史的理解。

全書包括四個正文章節，首尾導言和結論均經過精心撰寫。導言部分既有理論方面的考量，也簡述了大量正在進行的中國考古挖掘工作之具體發現。理論方面跨越了幾個學術領域，包括宗教學和古文字學，特別是藝術史角度的分析尤為出色。對後續正文章節的內容，來國龍概述道：「在宗教藝術領域，出現了幾項顯著且經久不衰的創新：（1）伴隨橫室墓產生的新埋葬方式，橫室墓提供了對亡者進行祭祀儀式的空間；（2）新的喪葬習俗，如普遍使用明器以標明亡者與生者之間斷絕聯繫；（3）更廣泛地運用擬人化、混合圖像和書面文本，藉此與神靈世界溝通；（4）冥界官僚體系的構建；以及（5）新發展的宇宙觀、帝國和死後幽冥的概念，其中死後幽冥被認為是通往宇宙終極的旅程。」（頁 12）針對這五個焦點的考查交織貫穿了全書。

在第一章，「無法成為祖先的亡者」中，來國龍描繪了受祀對象範圍的不斷擴大。祖先（及各種自然神）是商代晚期至周代早期的主要受祀對象，但這個無形神靈的「神譜」隨後有所擴展，吸納了以前被忽略的人群。這個

新群體「由『絕無後』者組成，其中或為『強死』，或為『兵死』。由於他們未得善終或乏嗣而無法成為祖先譜系的一部分，而這一類靈體的加入，挑戰了從商朝和西周朝傳承下來的宗教體系」（頁 28）。來國龍認為，這個群體由先前被剝奪受祀權利的個體組成，具有不確定性，正是對宗教系統的一個核心「挑戰」。祖先們可能會為其後裔的福祉而倍感欣慰（畢竟，後裔們是以某種方式用祭祀品來「供奉」他們），而這一組能夠極往知來的靈體卻難以預測，並且根據死亡情況，他們可能充滿報復性，也許還反覆無常。該如何去安撫一個潛在的強大且憤怒的陌生靈體？將他們納入祭祀儀式和占卜訴求，對於任何可能出現的緊張矛盾或誤解，正是個緩解的好方法。

其他神靈，無論是天上的，還是塵世的，同樣令受祀對象的行列顯著增加。太一、后土、司命、司禍、大水，以及其他神靈都進行了應有的討論，但是來國龍在後面的章節特別檢視了生殖神（祖）的演變。這種需要安撫的亡魂數量增加與戰國時期死亡人數的增加息息相關。儘管這樣的推斷總是受限於證據不夠充分，但來國龍轉述道：「根據歷史資料中的軼事記載，歷史學家們估計，從戰國中期到漢代早期人口減少了近一半。」（頁 48）早期戰爭衝突的倖存者或許曾感謝過祖先神靈在戰鬥中保佑，但是在秦一統前的數十年，以至其後幾個世紀間，倖存者們似乎亦擔憂，新近死者的靈魂有機會帶來惡意影響，不論他們是否與其本人有關，甚至不管他們在戰爭中是否其同袍。

在第二章，「墓葬空間的變化」中，來國龍描述了從豎穴「土坑」墓向橫式「槨室」墓的轉變，並且在前一章的基礎上，提出這種轉變的部分動機是「新觀念認為亡者是兇惡且有潛在威脅的厲鬼，需要被安撫和隔離」（頁 56）。亡者最終的確切去向仍是個謎，既有證據指向上至天界，也有指向地下的。當然，沒有任何證據表明存在「裁定者」來決定人死後的方向，更沒有證據說明這類決定是基於道德考慮。相反，身份地位似乎是關鍵：一個可行的假設是，顯赫且有權勢的人升至上界，而普通人則下降到一個名稱各異的陰間世界。

後期橫室墓的形制和內容都被來國龍用作核心論點的證據。演變了的形制能代表一類房屋，而墓葬內容則開始包括「旅行裝備」。這種如同房子一般的墓葬，來國龍將其解釋為「一個驛站，一個靈魂將從那前往宇宙終極的臨界之所」（頁 76）。而無論是列在墓葬清單上的「旅行裝備」，還是實際出土的此類隨葬品，都是這一觀點的佐證。在擂鼓墩一號墓中，「出土的清單將隨葬品分為若干類，而其中一類被標明為亡者在死後幽冥靈魂之旅中所使用的旅行裝備」（頁 76）。在接下來的兩章中，來國龍繼續分析了出土的「旅行裝備」。

在第三章，「神靈無形」中，來國龍描述了在墓葬中發現的擬人化形象。這些圖像聯繫並融合了生者、亡者靈魂、神祇和動物。除了一些模稜兩可的生殖崇拜特例，大多數早期的擬人化圖像都是陪伴精英死者前去幽冥的奴僕。隨後，在戰國中期，出現了亡者的「肖像畫」。現存

的有關畫作只有四幅；可惜其中一幅摺疊粘連在了一起，還有一幅則尚未出版。另外兩幅以人物為特徵——子彈庫墓葬帛畫中繪有男子御龍，陳家大山墓葬帛畫繪有女子伴龍鳳。結合著名的馬王堆墓葬銘旌來考慮，來國龍認為「這些圖像描繪了墓主在死後幽冥世界的靈魂旅程，因此具有神奇的力量來幫助並引導亡者跨越臨界階段以進入幽冥」（頁 117）。

另一類在早期墓葬中發現的擬人化圖像是「混合圖像」（鎮墓獸）。來國龍描述了生殖神（祖）從直白的陽具符號到帶鹿角的擬人化形象之演變。他還大膽宣稱：「我的論點是，所謂的鎮墓獸，是南方豎穴式楚墓的一個流行特徵，但實際上它並不是一個守墓裝置，而是中國早期生殖神的象徵」（頁 122）。在思考了考古學和文本證據後，他得出結論：「根據現有的證據，對生殖神的崇拜似乎起源於對精英女性的葬禮習俗，她們通常是貴族和統治者的妻子、配偶……隨著時間的推移，這些鎮墓獸方座開始作為其他社會精英人員的隨葬物品，其中包括男性。」（頁 128）來國龍在這一章亦對馬王堆太一帛畫作出了有趣重構和詮釋。儘管我不想在這篇書評中破壞他解釋的影響，但只能說「這裡關鍵的宗教概念是『精神佔有』」（頁 132）。

第三章討論了圖像，而第四章「予冥界之書」涉及的是文本。來國龍主要研究了三類墓葬文書：一是墓主及其家人提供的隨葬物品清單「遺冊」，二是助喪物品清單「贈書」，三是給冥界官僚機構的官方文書「告地書」。關於

兩種清單，來國龍表示：「在這些墓葬品中，戰車、禮器和樂器都是墓主社會地位的象徵，而衣服、家具和食物是戰國時期流行的墓葬品新興種類」（頁 140）。而告地書則與生者國度使用的移牒類似，似乎用作通往幽冥目的地之「護照」。因此，它們是「旅行證件」，這與前一章的「靈魂之旅繪畫」共同構成了「旅行裝備」的子集，而這對來國龍的論點至關重要。他還將告地書分為平民用、王室用和囚犯用。

告地書對應的「冥界官僚機構」是「在秦漢帝國的形成時期首次出現的」（頁 154）。來國龍推測，這可能源於較早的戰國時期思想，即「戰亡者可以聚集於一個飛地」（頁 155），這在第一章「無法成為祖先的亡者」中有所暗示。來國龍在本章的結尾部分提出，這種官僚體系是由一群不同的占卜者、主禮者和地方官員所組成的。

在第五章「旅向西北」中，來國龍提及了多處亡者的最終歸宿，從「縱軸」的「上帝之庭」和「冥界官僚」，到「橫軸」的昆侖和蓬萊。但他強調的是一個鮮為人知的地方，即「那些兵死者」靈魂所至之所——西北部的不周山。在帝所指派之管理者武夷的統轄下，不周山是新亡者具體歸宿的早期例子。來國龍表示「我們只能推測，將兵死者的靈魂聚集於武夷神管轄範圍內，是為了控制這些強大且有潛在危害的靈體……」（頁 165）。與此論點同樣重要的是，不周山位於周文化區域邊緣，這意味著墓主的靈魂必須經歷一場旅行。

除了第四章中提到的，遺冊中書面的「旅行裝備」和

告地書，還有在一些早期陵墓中發現的「日書」。這些「日書」包括了「日曆、曆書、天文曆法，和技術指南」（頁 167），這些對於旅行而言非常有用。類似《易經》，日書是根據一個人在時間和空間上的特定位置來判斷吉凶，而不取決於神或是祖先的意志，也不依靠占卜者的解讀。

在簡短的結論部分，來國龍總結了他的研究結果。關於在本書中的宏觀目標，他寫道：「早在商代和西周時期，亡者被整體認為是仁慈但不具名的祖先。然而，在春秋時期，祖先的宗教重要性開始下降。與此同時，亡者開始被主要視為具有威脅性的個體，這群從前未被記載的死於暴力或乏嗣的亡者，便出現在戰國時期的宗教神譜中……」（頁 190）在具體論證中，他總結道：「亡者歷經了一段險峻的異世之旅，從其埋葬地到一個想象中的宇宙終極之所，即西北的不周山，在那裡，亡者個體聚集形成了官僚化的社區。圖像、文字、地圖和實體物品被埋葬在墓中，作為亡者旅行途中的全套裝備。」（頁 191）

來國龍成功寫出了一本會讓考古學家、藝術史學家、思想史學家、宗教學家以及對早期中國文化有廣泛興趣的人極感興趣的著作。他將自己與前人的理論相結合，並從過去幾十年間的考古記錄中援引證據。我認為，無論是他較為細節的觀點，即墓葬應被視為幽冥之旅開始時的「驛站」，還是更宏大的觀點，即中國宗教的「神譜」擴大至包括了那些重要且可能令人擔憂的兵死者，他的兩個論述皆得到了清晰表述和充分支持。還有其它大量無法在書評中一一介紹的細節，都在書中等待諸位讀者探尋。